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建寧府知府蔡挺奏殿中疾作而仆帝親臨賜藥罷為資政

宋紀七十一

起旃蒙單閼正月盡癸卯執徐十二月凡二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八年

遼太康元年

春正月乙未遼主如混同江 庚子

蔡挺罷挺奏事殿中疾作而仆帝親臨賜藥罷為資政

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 是日馮京亦罷初鄭俠

劾呂惠卿姦邪且薦馮京可用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

殿詆罵等事惠卿奏為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

甫治之坐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  
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  
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與惠  
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素與俠善惠卿欲  
并中之乘閒白帝曰俠書言青苗助役流民等事此眾  
所共知也若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詆罵俠安從知蓋俠  
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乞追俠付獄窮治已而帝  
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未之識帝頗疑之御史  
知雜事張璪致異長編作張璪璪本名璪非兩人也承惠卿旨劾俠嘗游  
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偕俠奏橐

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詔付御史獄時俠  
已行至太康還對獄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至詣  
檢院投匭時集賢校理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  
及罷局時遇安國于途安國馬上舉鞭揖之曰君可謂  
獨立不懼俠曰不意丞相爲小人所誤一旦至此安國  
曰非也吾兄自以爲人臣不當避怨四海九州之怨悉  
歸于已而後可爲盡忠於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  
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者獄成俠改送英州編管  
無至及忠信皆編管湖外京以右諫議大夫出知亳州  
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舍人錢藻草京制有大臣進退

係時安危持正不回一節不撓等語鄧綰懼京再入且  
希惠卿旨言藻撰詞失當於是藻亦落職始惠卿事安  
石如父子安國惡其儉巧數面折之一日安石與惠卿  
論新法於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諭之曰宜放鄭聲安  
國曰亦願見遠佞人惠卿知其以佞人目已滾銜之至  
是因俠獄陷安國俠赴汀州方在道惠卿令奉禮郎舒  
亶往捕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  
書札悉按姓名治之惠卿欲致俠於死帝曰俠所言非  
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濫罪但徙俠英州旣至得僧  
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

學爲築室以遷焉

攷異宋史王安國傳云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贊色安石以書戒之曰左

放鄭督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案如此則復書所謂佞人豈必是惠卿唯當時獨惠卿在坐安國靚面譏諷故惠卿愧之溪耳今從東都事略庶得其實

壬寅遼賑雲州饑

丙

午分京東爲東西兩路青淄濰萊登密沂徐八州淮陽

軍爲東路鄆兗齊濮曹濟單七州南京爲西路 輟江

南東路上供米均給災傷州軍 丁未御宣德門觀燈

乙卯詔出使廷臣所至采吏治能否以聞 雨木冰

丁巳權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

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今商號鐵冶所收極廣苟卽冶更鑄折二錢歲除工費

外可得百萬緡爲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帝批委公  
弼總制營辦 戊午詔所在流民歸業者州縣資遣之  
己未洮西安撫司以歲旱請爲粥以食羸戶饑者

二月甲子以太常寺太祝王安上爲右贊善大夫權發  
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 增陝西錢監改鑄大

錢從皮公弼請也 丙寅封皇子惲爲景國公 丁卯

遼以祥州火災遣使恤之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  
尙書知江寧府王安石復以本官同平章事初呂惠卿  
迎合安石驟至執政旣得志遂叛安石忌其復用凡可  
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爲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

安石以媚惠卿遂要朋附之時韓絳頗處中書事多稽  
畱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  
帝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翼日帝遣中使齎詔召安石安  
石不辭倍道而進七日至京師 戊寅命樞密副都承  
旨張誠一入內押班李憲等行視寬廣處關殿前司馬  
步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陳法 乙酉察訪使曾孝  
寬言慶歷八年嘗詔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邨第二  
等每戶養被甲馬一匹以備非時官買乞檢令施行從  
之戶馬法始於此 丙戌詔停京畿土功七年 遼主  
駐大魚梁丁亥以鷹坊使耶律陽陸獲頭鵝加工部尙



書 三月丁酉賑潤州饑 戊戌知河州鮮于師中乞  
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田十頃歲給錢千緡增解進士  
二人從之 庚子遼復遣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命韓  
縝與禧議之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畱  
館不肖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  
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  
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  
喜謂括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  
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樞密副使  
楊遵勗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遼

最有所問則顧吏舉以荅它日復問亦如之遵最無以  
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  
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  
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  
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爲  
使契丹圖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乙巳遼主命  
太子寫佛書 癸丑復賑常潤饑民 戊午太白晝見  
張方平以宣徽北院使出知青州未行帝問方平以  
祖宗禦戎之策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  
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

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閒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并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

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  
可聽也 夏四月乙丑詔減將作監冗官 太常禮院  
言已尊僖祖爲太廟始祖當正東向之位仍請自今禘  
祫著爲定禮乙亥詔恭依 丙子遼賑平州饑 戊寅  
以吳充爲樞密使 壬午湖南江水溢 乙酉遼主如  
犢山 閏月樞密使陳升之以足疾請外乙未罷爲檢  
校太尉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升之濊獫多  
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王安石及拜相卽求解條例  
司世以是譏之號爲筌相 廣源州蠻劉紀寇邕州歸  
化州儂智會敗之 壬寅沈括上奉元歷行之 癸卯

宣徽北院使知青州張方平改制永興軍分秦鳳兵爲  
四將 丙午遼賑平灤二州饑 庚戌遼皇孫延禧生  
太子濬之子也遼主喜甚旋命太子妃之親及東京僚  
屬賜爵有差 壬子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縣主簿李  
逢謀反辭連宗室右羽林大將軍世居河中府觀察推  
官徐革命御史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御史裏行徐  
禧雜治之獄具世居賜死逢革等伏誅初蜀人李士寧  
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以此出入貴家嘗見  
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  
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

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寶之祥及鞠世居得之逮捕士  
寧而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謂士寧以妖妄惑世居  
致不軌罪當死禧右士寧以爲無罪帝命御史知雜樞  
密承旨參治執政主禧議士寧但決杖配永州而百祿  
坐報上不實貶監宿州稅百祿鎮兄子也惠卿始興此  
獄連坐者甚眾欲引士寧以傾安石會安石再入秉政  
謀遂不行 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修之子  
也 甲寅錄趙普後 乙卯詔西南蕃五姓蠻五年一  
入貢 五月辛酉胡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甲子分環慶兵爲四將 丁丑雨土及黃毛 甲申熙

河路蕃官殿直頓理謀叛伏誅 己丑遣使賑卹延環

慶饑 六月癸巳遼以興聖宮使奚人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

改知奚六部大王事戊戌遼知三司使事韓操以錢穀

增羨授三司使 辛丑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九域圖

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

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且所載古跡或裡俗不經乞選

有地理學者重修乃命館閣校勘曾肇光祿丞李德裕

刪定既而言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要賜名九域志

癸卯遣使案問諸路囚以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大悲努

爲始平府節度使出參知政事柴德滋爲武定軍節度

使 丙午醞汴水入河以通漕從都水監丞侯叔獻請  
也渠成而舟不可行尋廢 已酉王安石進所撰詩書  
周禮義帝謂安石曰今談經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  
卿所撰經義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  
三經新義加安石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給  
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  
是王呂之怨益深安石新義行士子以經試於有司必  
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晚歲又爲字說二十四卷多穿  
鑿傳會其流入于佛老天下爭傳習之而先儒之傳注  
悉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



好使人同己 乙卯吐蕃貢於遼 丙辰遼詔皇太子

濬兼北南樞密院事總領朝政仍戒諭之以武定軍節

度使趙徽爲南府宰相以樞密副使楊遵勗參知政事

遼主爲太子選僚屬以客省使耶律寅吉舊作引吉今改秉

直好義命爲輔導樞密使耶律伊遜謀搖太子惡寅吉

在側旋奏出爲羣牧林牙 戊午司徒兼侍中太師魏

國公判相州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

發哀苑中哭之慟發兩河卒爲治冢帝自爲碑文篆其

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贈尙書令謚忠獻配享

英宗廟廷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邱墓琦識

量英偉喜慍不見於色論者以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  
崇嘉祐治平閒再決大策以安社稷處危疑之際知無  
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  
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一之  
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子忠彥  
使遼遼主聞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其見重如此琦  
天姿朴忠家無畱資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公論所與雖  
意所不悅亦收用之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時謂之富  
韓云 秋七月辛酉朔遼主獵平地松林 甲子處州  
江水溢 丙寅遼賑南京貧民 戊寅太白晝見 戊

子分涇原兵爲五將 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界遼遼主以侵地之議起於耶律普錫命普錫往正疆界力爭不已帝問于王安石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依黃嵬山爲界蕭禧乃去至是遣縝往盡舉與之東西棄地七百里監察御史裏行分寧黃廉歎曰分水畫境失中國險矣其後遼人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遼主擢普錫爲南院宣徽使 秋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及罷宋史作日常食雲陰不見今從遼史

癸巳募

民捕蝗易粟苗損者償之仍復其賦丙申減官戶役錢之半 詔發運司體實淮南江東兩浙米價州縣所供

米每過百萬石減直予民斗錢勿過八十 庚戌韓絳  
罷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  
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之絳執不可議於  
帝前未決絳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曰  
小事尙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逐佐至是稱疾求罷以禮  
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發河北京東兵及監  
牧卒修都城 丁巳大閱 九月庚申朔立武舉絕倫  
法凡武舉人射兩石弓馬射九斗謂之絕倫雖程文不  
合格並賜第 乙亥遼主駐瀋絲淀己卯遼以南京餓  
免租稅一年仍出錢粟賑之 冬十月己丑朔以崇政

殿說書呂升卿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庚寅呂  
惠卿罷先是惠卿弟升卿考試國子監而惠卿妻弟方  
通在高等爲御史蔡承禧所劾惠卿乃謁告帝遣馮宗  
道撫問召赴中書王安石又親詣惠卿道帝意惠卿於  
是上表求外者三帝皆遣中使封還又有劄子帝復令  
安石同王珪諭惠卿惠卿入見帝曰無事而數求去何  
也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邪惠卿曰此亦不繫臣去就  
前此安石爲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一切託疾不  
事事與昔日異不知欲以遺之何人帝曰安石何以至  
此惠卿曰安石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遂臣使

去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帝曰終不令卿去且俱至  
中書惠卿頓首曰臣不敢奉詔既退帝復遣中使諭惠  
卿惠卿入見乃復就職初蔡承禧奏惠卿弄權自恣朋  
比欺國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爲死黨曾收劉涇葉  
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爲奔走此姦惡之尤大者而中  
丞鄧綰亦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王雱復激憾  
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彊偕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  
知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帝旣決意罷  
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尋詔惠卿守本官知陳州 乙  
未彗出軫 己亥詔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求直言及

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不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復請以寶玉禳之公孫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乎所傳占書又當世所禁謄寫譌繆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旣閱

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所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所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 庚子權三司使章惇罷中丞鄧綰言呂惠卿執政踰年所立朋黨不然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惇今惠卿雖已斥逐而尙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四體而止治其一邊糞除一堂而尙桴穢之半也乃出惇知湖州 壬寅赦天下 罷手實法中丞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



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  
卽轍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歸訟  
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遂詔罷手實法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  
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  
不求諸道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  
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閭閻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  
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  
非所以應天變也帝覽疏嘉勸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  
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障壅今以一指蔽目雖

秦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呂公著應詔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  
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  
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賢不肖素定今則不然  
前日所舉以爲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至不肖其于人  
才旣反覆不常則于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  
亦有不信於民者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  
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  
異于前日陛下獨不察乎 丁未彗不見自始出至沒  
凡十二日 丙辰御殿復膳 丁巳張方平應詔上疏

曰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荐作顧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旣未協事須必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十一月辛酉遼皇后蕭氏被誣賜死時耶律伊遜擅政濫惡后族及太子總政法度修明伊遜不得逞乃謀陷后以搆太子先是重元家婢單登漫爲宮婢后善音樂伶人趙惟一得侍左右單登亦善箏與琵琶與惟一爭能而不勝遼主嘗召登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親近御前出遣外直登渡怨之登有妹爲教坊朱頂

鶴妻而頂鶴爲伊遜所暱登與頂鶴誣后與惟一私因  
伊遜以聞遼主下伊遜及張孝傑窮治之加惟一以釘  
灼諸酷刑詞連教坊高長命皆誣服樞密副使蕭惟信  
聞之馳語伊遜孝傑曰皇后賢明端重誕育儲君此天  
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不聽獄詞上  
遼主猶未決孝傑復鍛煉證實之遼主怒甚卽日族誅  
惟一并斬長命勒后自盡太子及公主皆披髮流涕乞  
代母死不許后賦絕命詞自縊死尸還母家太子投地  
大呼曰殺吾母者耶律伊遜也聞者莫不咋舌致異王  
錄敘次猥鄙然情事與遼史符合王士禎疑其僞託者  
非也蕭惟信所語不見於遼史然遼史蕭惟信傳惟信

嘗白太子之冤則其辨后之誣亦當時實事也惟信時爲樞密副使而作樞密使蓋傳聞之誤今酌用之

知桂州沈起規取交趾妄言受密旨遣官入谿峒點集土丁爲隊伍授以陳圖使歲時肄習繼命人因督運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一切禁止知邕州蘇緘遣起書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朝廷以起生事乃罷起命劉彝代之彝至不改起之所爲奏罷廣西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大治戈船遏絕互市交人疑懼至是分三道入寇戊寅陷欽州 壬午立陝西蕃丁法 癸未以右諫議大夫宋敏求知制誥陳襄爲樞密直學士

敏襄續綱目及薛氏通鑑俱於

是月書罷直學士院陳襄此大誤也攷襄直學士院在熙寧四年七月共出知陳州卽在是年九月嗣後由陳徙杭又徙應天府乃復召知制誥至是遷樞密直學士非直學士院也嗣後亦無再知陳州之事明人疏於攷證其書年月前後乖先是知制誥鄧潤甫言近者羣臣舛今特爲辨正之

專尙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

帝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帝嘗訪人材之可

用者襄對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下

至鄭俠凡三十三人且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

不當久外俠愚直敢言發于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

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用發異陳襄經筵薦士章藻石刻今在蘇州府學首題樞密直學

士尙書右司郎中兼侍讀臣陳襄上進而不著年月錢竹汀據呂公著蘇軾二人結銜定爲熙寧九年冬所進

其說甚確今因襄  
除官而并敘之

甲申交趾陷廉州

王安石稱疾

不出帝遣使慰勉之丙戌安石出視事其黨爲安石謀  
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用之則權輕將有  
窺人閒隙者矣安石從之帝亦喜安石之出凡所進擬  
皆聽安石由是權益重 詔渝州置南平軍先是渝州  
南川獠木斗叛命秦鳳都轉運使熊本往安撫之木進  
營銅佛壩破其聚落諭以盛德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  
來歸爲四砦九堡至是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以  
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帝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  
進本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

已陛下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徒交讜而合譟或諍於  
廷或謫於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  
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  
使交讜之眾有以窺其閒其意蓋專媚王安石也 十

二月己丑遼以南京統軍使耶律瑞弩舊作藥奴今改為特里

袞舊作惕隱今改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霖為樞密副使以

同知東京留守事蕭多喇舊作鐸刺今改為伊勒希巴舊作夷離畢今

改庚寅遼主賜張孝傑國姓孝傑既與耶律伊遜共陷

皇后伊遜淑德之遼主不悟其姦眷注彌厚壬辰遼以

西京留守蕭延陸舊作燕六今改為左伊勒希巴 壬寅以翰



林學士元絳參知政事龍圖閣直學士兼樞密都承旨  
曾孝寬爲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  
王安石而安石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其子孝寬於政  
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辛亥以天章閣待制趙鼎  
爲安南道招討使嘉州防禦使李憲副之以討交趾張  
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  
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  
王安石復撰詩關雎解義以進初安石撰詩序稱頌帝  
德以文王爲比帝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但  
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詩序以進至是詔前後所上

並付國子監鏤板施行 癸丑詔曰安南世受王爵而  
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已命趙鼎  
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須時興師水陸兼進天  
示助順旣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時交  
趾所破城邑卽爲露布揭之衢路言中國作青苗助役  
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怒故自草此  
詔 是歲夏改元大安

九年

遼太康二年

春正月己未遼主如春水 乙丑雨木冰

戊辰交趾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  
遂陷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廨闔門命其家三十

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  
無一人從賊者于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  
已卯下谿州刺史彭師晏降章惇使湖北提點刑獄  
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  
文猛覃彥壩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遣師晏詣  
闕授禮賓副使官其下六十有四人 辛巳贈蘇緘奉  
國軍節度使謚忠勇以其子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  
祇候賜對僂殿帝曰管厝張巡與許遠守睢陽蔽捍江  
淮較之卿父未爲遠過也初邕州將陷緘憤沈起劉彝  
致寇彝又坐視不救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列二

人罪狀榜于市冀達朝廷至是治起彝開釁之罪貶起  
團練使安置郢州彝團練副使安置隨州 遼耶律伊  
遜既誣陷皇后又欲害太子乘閒言于遼主曰帝與后  
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也因盛稱駙馬都尉蕭錫默  
舊作霞抹今改之妹美而賢遼主信之納于掖庭錫默黨于伊  
遜故伊遜欲引爲助 二月戊子以宣徽南院使郭達  
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趙禹副之召李憲還憲久在  
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憲旣而  
禹憲議事不合帝因問禹孰可代憲禹言達老于邊事  
願爲裨贊帝從之仍詔占城眞臘合擊交趾 熈賑黃

龍府饑

己丑宗噶爾

舊作宗哥今改

首領果莊

舊作鬼章今改寇五

牟谷蕃官蘭璫訥支等邀擊大破之

己亥以出師罷

春宴

癸丑遼以南京路饑免租稅一年

乙卯雨雪

三月丙辰朔恤欽廉邕三州死事家痊戰亡士賊所

蹂踐除其田征

辛酉遼太后蕭氏殂謚曰仁懿太后

太后慈惠端淑凡正旦生辰諸國貢幣悉賜貧瘠初在

灤河親督衛士平重元之亂後夢重元曰臣骨在太子

山北不勝寒栗卽命屋之其慈閔類此

丁卯遼大赦

甲戌御集英殿賜進士徐鐸以下并明經諸科及第

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鐸邵武人也帝以

詳定官陳鐸等取第一甲不精並罰銅 丁丑以廣西  
進士徐伯祥爲右侍禁欽廉白州巡檢 己卯宗噶爾  
首領果莊復寇五牟谷熙河鈐轄韓存寶敗之 庚辰  
復种諤禮賓副使知岷州韓絳再相嘗訟其前功故也  
夏四月戊戌復廣濟河漕 癸卯詔廣南亡沒士卒  
及百姓爲賊殘破者轉運安撫司具實并議賑恤以聞  
甲辰降空名告身付安南行營以招降賞功詔諸路  
募武勇赴廣西贈廣西死事將士官有差 辛亥茂州  
夷寇邊知成都府蔡延慶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至  
當自將以往帝遣內副押班王中正經制詔延慶務在

持重毋得輕離成都 甲寅遼遣耶律孝純以太后喪來告帝發哀成服輟視朝七日 五月丙辰朔詔邕州沿邊州峒首領來降者周惠之 丙寅復分兩浙爲東西路明年又合爲一以財賦不可分故也 丁卯城茂州 壬申詔安南諸軍過嶺有疾者所至護治 庚辰靜州下首領董整白等來降 六月己丑綿州都監王慶崔昭用劉珪左侍禁張義援茂州戰死 辛卯詔濱海富民得營墾戶毋致爲外夷所誘 甲午遼葬仁懿太后於慶陵 己亥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己亥遼主駐特古里 遼護衛蕭和克舊作忽憤耶律

伊遜恣行不法嘗伏於橋下伺伊遜過欲殺之會暴雨  
橋壞不果又欲殺之於獵所爲親友所阻而止廷臣側  
目莫敢言其姦者北面林牙蕭巖壽密言於遼主曰伊  
遜自皇太子預政內懷疑懼又與張孝傑相附會數相  
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不可使居要地遼主悟壬寅  
出伊遜爲中京留守一時稱遼主能納忠言同知南院  
宣徽使諸里都林牙耶律庶箴及耶律孟簡各以表賀  
破墨耶律伊遜傳出爲中京留守耶律庶箴耶律孟簡  
耶律薩喇傳並同惟蕭巖壽傳作上京留守今從本紀  
作中  
遼仁懿太后山陵事未畢耶律伊遜之黨見伊  
遜外遷恐遼主意移亟勸立后遼主從之丁未冊蕭氏



爲皇后遂封后父祗候郎君迪里喇

舊作鼈里喇今改

爲趙王

后叔西北路招討使伊哩額

舊作余里額也今改

爲遼西郡王后

兄漢人行宮都部署錫默爲柳城郡王

攷異蕭錫默係新立后之兄遼

本紀誤書爲叔徐氏後編書冊后于前而伊遜外遷在後云本諸姦臣傳殊不攷姦臣所云尋冊爲皇后特終言其事耳非謂事在伊遜外遷之前也今從本紀伊遜旣外遷以參知政事楊

遵勗知南院樞密使事以北院樞密副使蕭錫薩

舊作速撒

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以漢人行宮副部署劉詵參知政

事已西南府宰相趙徽致仕

秋七月丙辰朱崖軍黎

賊黃嬰入寇詔廣南西路嚴兵備之

壬戌城下谿州

賜名會谿城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

癸亥靜

州將楊文緒結蕃部謀叛王中正斬之以徇 戊辰遼  
主如秋山一日射鹿三十宴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天  
詩命北府宰相耶律孝傑坐御榻旁遼主誦黍離詩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  
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遼主大悅 癸酉  
遼柳城郡王蕭錫默卒 是月安南行營次桂州郭達  
遣鈴轄和斌等督水軍涉海自東入諸軍自廣西入  
八月己丑罷鬻祠廟時司農寺令天下祠廟許依坊場  
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應天府閩伯微子廟亦在鬻  
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

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閻伯遷商邱  
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于宋亦本朝  
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  
能捍大患者也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完藝瀆慢何所  
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存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  
典禮迫尙前烈之意疏上帝震怒批付司農曰慢神辱  
國莫此爲甚可速止之于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庚  
寅遼主出獵遇麋失其母閔之不射 丁酉禁北邊民  
關出穀粟 九月戊午濬汴河 遼以南京蝗免明年  
租稅 丙寅詔罷都大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司 詔恤

嶺南死事家表將士墓 已卯遊主駐蒲絲淀 冬十

月乙酉太白晝見 戊子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

罷爲兵部郎中知虢州壬辰貶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

亨甫爲漳州軍事判官

及異涑水記聞作潭州軍事判官誤今從長編

初王安

石與呂惠卿互相傾陷遣徐禧王古等案華亭獄不得

惠卿罪更使蹇周輔案之獄久不決安石子雱切責亨

甫與呂嘉問二人乃其謀取綰所列惠卿事雜它書下

制獄安石不知也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

上書訟安石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尙縱橫之末數以

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復方命矯令

罔上惡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莫不備具雖古  
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  
謝無有歸以問雋雋言其情安石咎之時雋已病疽彌  
年坐此益忿悲疽潰而卒安石悲傷求去愈切綰慮安  
石去而已失勢乃力勸帝畱安石其言甚無顧忌帝再  
三詰綰綰以實告曰安石門人練亨甫爲臣言帝令吳  
充以已意問安石安石大駭卽上奏曰聞御史中丞鄧  
綰嘗爲臣子營官及薦臣壻可用又爲臣求賜第京師  
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尋卻乞不施行聞其一人彭汝礪  
者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綰所爲

若此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畱備宰屬  
帝以綰操心頗僻賊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亨甫  
身備宰屬與言事官交通故有是命綰始以附安石得  
居言職及惠卿之黨欲傾安石綰皆竭力奏劾之亨甫  
亦由諂事雋以進至是乃因安石言相繼罷斥 乙未  
詔東南諸路教閱新軍 遼耶律伊遜之出爲中京畱  
守也泣謂人曰伊遜無過因讒見出其黨以其言聞於  
遼主遼主悔之會伊遜生日遼主遣近臣耶律白斯本  
賜物爲壽伊遜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  
身雖在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問遼主賜伊遜車諭

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蕭巖壽出爲順義軍  
節度使詔近臣議召伊遜事北面官屬無敢言者契丹  
行宮都部署耶律薩喇曰蕭巖壽言伊遜有罪不可爲  
樞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下生疑同知南院宣徽  
使諸里亦言不可復召薩喇進謁者三左右爲之震悚  
遼主卒不聽戊戌召伊遜復爲北院樞密使 丙午王  
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多稱疾求去及子雱死力請解  
機務帝亦厭安石所爲乃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江寧府雱死時年三十三 樞密使檢校太傅吳  
充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珪並守前官同平章事充子

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  
新法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以資  
政殿學士知成都府馮京知樞密院事京與王安石同  
在中書多異議安石頗疑憚之故嘗因事移私書於呂  
惠卿曰無使齊年知京安石俱生辛酉故謂之齊年及  
安石再相惠卿出知陳州悉發安石前後私書奏之其  
一云無使齊年知又其一云無使上知帝以安石爲欺  
而京不阿故復用京 十一月乙卯給廣南東路空名  
告敕募入錢助軍 辛酉錄魏徵後 甲戌遼主欲觀  
起居注修注郎布延舊作不等不進各杖二百罷之

舊作不  
今改



耶律伊遜既復用勢益張見耶律薩喇讓之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薩喇正色曰此社稷事何憾之有耶律庶箴私見伊遜而泣曰前者抗表非庶箴之願也伊遜憐而釋之出詣里爲廣利軍節度使謫耶律孟簡巡磁窯關未幾流蕭巖壽于烏隗部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恆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長 乙亥以安南行營將士疾疫遣同知太常禮院王存禱南獄遣中使建祈福道場 巳卯洮東安撫司奏包順等破果莊兵于多移谷 壬午果莊寇岷州种諤以輕兵襲擊于鐵城敗之 是月寇南京地震民舍多壞 十

二月丙戌郭逵拔廣源州僞觀察使劉紀降 已丑子

傭生

攷異已丑宋史神宗紀作庚寅哲宗紀云十二月七日已丑生今從之

棟戢

舊作董穰

改今使果莊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甲午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言自古不間有中人爲將帥者唐明皇時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楊思勗爲招討使唐之禍萌于此代宗時魚朝恩幾危社稷憲宗用吐突承璀卒以輕謀敗事得罪後世陛下其忍襲唐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又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功成其禍大章再上弗聽

遼以左伊勒希巴

舊作夷離畢今改

蕭託卜嘉

舊作撻不爲也今改

南院統軍使

耶律伊遜以北面林牙耶律延格

舊作燕哥

今改爲耳目延格狡佞而敏凡有聞見必舉以告伊遜愛

而薦之遼主亦以爲賢拜左伊勒希巴

丁酉詔岷州

界經果莊兵燹者賜錢脅從來歸者釋其罪

癸卯郭

達敗交趾于富良江獲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遣人奉

表詣軍門降初趙鼎舉達以自代及達至輒與鼎異鼎

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

徠攜貳墮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達不聽鼎又欲使

人齎榜入賊中招納達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廣源復

還永平鹵以爲廣源閒道距交州十二驛趨利掩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富良江列船數百官軍不得濟鹵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艦皆壞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滅其渠酋獲洪真賊窮蹙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大軍距交州裁三十里隔一水不得進遂怍於玩寇移疾先還遂班師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庾戌詔有得冷雞朴首者賞之瑪爾戢請自效眾以爲不可李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瑪爾戢盛裝以出諸羌簪視無鬪

志憲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雞朴棟馘懼卽遣使奉贄  
效順加憲宣州觀察使入內副承旨置威戎軍 遼耶  
律伊遜請賜牧地羣牧林牙耶律寅吉奏曰今牧地褊  
隘畜不蕃息豈可分賜臣下遼主乃止伊遜由是益嫉  
寅吉除懷德軍節度使旋貶漠北馬羣太保未幾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遼主耶律德光遣使聘宋，宋遣使報聘。德光遣使聘宋，宋遣使報聘。德光遣使聘宋，宋遣使報聘。

宋紀七十二

起疆圉大荒落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熙寧十年

遼太康三年

春正月癸丑遼主如混同江乙卯省

諸道春貢金帛及停周歲所輸尚方鋸

庚申權發遣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唐義問言近廢荆門軍爲長林縣

屯兵減少不足以控制要會聞自廢軍以來鹽酒課息

每歲虧數過於所存役錢乞復建軍詔荆湖北路監司

相度以聞既而不行 戊辰仙韶院火不視朝 己巳  
白虹貫日 庚辰詔開封府判官吳幾復劾東頭供奉  
官王永年以永年詣宰相訟宗室叔皮等易衣私出求  
卜也永年妻叔皮女弟永年自江南罷官押錢綱赴京  
師盜用數千緡冀妻家爲償之叔皮不爲償三司督錢  
甚急永年知叔皮嘗於上元夜微服游閭里乃夜叩東  
府告變云叔皮兄弟私訪卜者爲己有天命謀作亂密  
造乘輿服御物已具故命幾復鞫之幾復案驗皆無狀  
永年旣伏罪會病死獄中 侍御史周尹言近制太廟  
大祠竝差宗室使相以上攝太尉行事所以重宗廟尊

祖考親皇族訓子孫也去冬臘享及期中書方欲出敕  
有宗室遽在告既別差官翼日卽奉朝請亦有受誓戒  
後復辭疾者竊惟宗室親賢蒙九聖積累之烈已極尊  
崇顯寵矣所宜春秋致力以舉禮今乃以一日奉祠爲  
憚則是悖德棄本莫甚於此宜申約束自今宗室使相  
合赴太廟行事者毋得臨時以疾苟免如謂宗室使相  
以上員數不多祠事頻數卽差節度使以上通攝從之

二月壬午朔遼東北路統軍使蕭罕嘉努

舊作韓家奴今改

加尚父封吳王甲申命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伊遜

舊作

乙辛今改

同母兄弟世預北南院樞密之選其異母諸弟世



預伊勒希巴之選

戊子以果莊

舊作鬼章今改

敗种諤等賞

官有差

己丑遼主如魚兒渌

辛卯日中有黑子如

李至乙巳散

遼以中京饑罷巡幸

乙未權御史中

丞鄧潤甫言嘗有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芟刈聞昭陵木已剪伐無遺熙寧令前代帝王陵寢並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其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拊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不可爲況所獲至淺鮮哉乞下所屬依舊禁止樵采耕墾并黜責勘議之人詔唐諸陵除立定令條禁止頃畝外其餘民已請射地許依舊耕佃爲

守陵戶餘竝禁止 丁酉詔諸州歲以十月差官檢視  
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注籍人日給米豆各一升  
小兒半之三日一給自十一月朔始止明年三月晦  
己亥樞密副使王詔罷詔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  
語安石勉畱之安南之役詔言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  
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  
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  
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  
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眾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  
容詔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

帝由是不悅以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 丙午以復廣源蘇茂等州羣臣表賀曲赦廣南西路諸州軍安南道經略招討都總管荆湖南路宣撫司竝罷行營軍馬除量畱防守外盡放歸本路經賊坊郭鄉邨戶及避賊失業者并被殺土丁之家去年已放稅者更放今年并二稅役錢已免兩料者更免兩料應經賊殺戮之家見存丁口孤貧不能自存者所在州軍日給口食米以廣源州爲順州 賜李乾德詔許依舊入貢送還所掠省地人口是役也帝令中書樞密院具行營兵馬數兵四萬九千五百六人馬

四千六百九十匹除病及事故見存二萬三千四百人

馬三千一百七十四匹

攷異此中書樞密所奏兵馬數也據河南程氏遺書稱是役運

糧者死八萬戰兵瘁死者十一萬餘得生還二萬八千人尚多病者又先爲賊殺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今兩府所奏僅損失二萬六千餘人蓋兵家失利諱匿而不上聞者多矣此張方平所以有好兵猶好色之戒也

以郭逵判潭州趙禹知桂州以征交趾移疾先還逵

既坐貶禹亦以不卽平賊降直龍圖閣知桂州 戊申

三司言奉詔同制置解鹽使皮公弼詳議中外所論陝

西解鹽鈔法利害鹽法之弊由熙河鈔溫額鈔溫額故

鈔價賤鈔價賤故糧草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州縣權

賣官故商旅不行如此鹽法不得不改官賣不得不罷

今欲更張前弊必先收舊鈔點印舊鹽行貼納之法然後自變法日爲始盡買舊鈔入官其已請出鹽立限許人自陳準新價貼納錢印鹽席給公據令條具所施行事東南舊法鹽鈔一席毋過三千五百西鹽鈔一席毋過二千五百盡買入官先令商人以鈔赴解州權鹽院并池場照對批鑒方許中賣已請出鹽立限告賞許商人自陳東南鹽一席貼納錢二千五百西鹽一席貼納三千與換公據立限出賣罷兩處禁權官賣其提舉司出賣鹽竝依客人貼納價錢充買舊鈔支用取客人情願對行算請從省司降篆書鹽席木印樣委逐州軍雕

造付所差官檢點印記給與新引將京西南北秦鳳河東路在京開封府界應通商地分各舉官一員其全席鹽限十日內經官自陳點印貼納委所差官點數用印號毀抹舊引給與新引其貼納錢許供通抵當如商人願舊鈔依定價折會貼納鹽錢者聽從便於隨處送納抹訖封印送制置司若私鹽衰息官鹽自可通行民間請出兩路鹽無慮三十五萬席比候民間變轉約須期年慮緣邇未入新法鹽錢糧草有闕乞權於去年折納欠負穀粟計物價俗充軍糧候入到鹽錢依數撥還通商州軍縣鎮歲終委轉運提點司各以管下民戶多少

同者將繳納商人注賣鹽引多少爲準比較增虧依編  
敕江淮等路賣鹽酒比較賞罰詔除提舉出賣解鹽司  
官賣地分別降指揮外及市易司已買鹽亦依客人例  
貼納價錢餘依所定 三月辛酉分命輔臣祈雨於郊  
廟社稷仍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轉運提點刑獄司  
各訪名山靈祠委長吏請禱 丙寅三司言相度及再  
體問商人自來出產小鹽及鄰接京東河北末鹽地分  
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及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邱考  
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令通商必爲外來及  
小鹽侵奪販賣不行合依舊官自出賣仍召客人入中

外其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及開封府界陳畱雍邱  
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鄆陵扶溝太原咸平新鄭十一縣  
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繳到客交引對比官賣課利不相  
遠卽立爲定法若相遠或趁辦年額不敷卽依舊官賣  
從之先是張景溫提舉賣鹽頗增鹽價民不肯買則課  
民日買之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者  
重賞募人告以犯人家財充賞民買官鹽食不盡畱經  
宿者同私鹽法民間騷怨鹽鈔每席舊直六千至是才  
二千有餘商不入粟過儲失備朝廷疑之召陝西轉運  
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官賣鹽爲不便詔與三



司議之沈括在三司雖不能奪公弼議然王安石方主  
景溫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則歲失官賣緡錢二十  
餘萬雖乞將管城等十一縣并南京孟陝同華衛六州  
府通商而中書訖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與公弼共言  
官賣鹽不可不罷於是詔許孟陝同華解河中六州府  
陳畱等十一縣通商餘官賣猶如故云 壬申詔州縣  
捕蝗 夏四月辛巳復置憲州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  
知定州薛向爲工部侍郎再任向辭所遷官降詔不允  
故事前執政辭官乃降詔兩省降詔自向始也初遼使  
求地者久畱邸舍數出不遜語遼奏雲應集兵治涿易

道謂北人渝盟有端累詔向察其實向還奏遼人欲速成地界議故多張虛勢以動中國使者懼朝廷不如其請故爲嫚言微幸取成且兵來不除道也後卒如向言

癸未中書門下言新科明法及第出身人當年秋以本業試中明法至有循兩資者推恩太優今欲應明法及第入試中明法除入第一等合差充刑法官與依例推恩外餘只免試更不推恩從之 乙酉遼主泛舟黑

龍江 丁亥于闐國入貢 丁酉詔禮部進士依舊試

策五道又祖宗祖免親已授官者聽鎖應及非祖免親許應舉國子監及禮部別爲一甲試兩場五分爲額發

解所取不得過五十人殿試與正奏名進士試策別作  
一項攷校累舉不中年四十者申中書奏裁量材錄用  
癸卯三司言近奉朝旨將舊法東南鹽鈔委官於在  
京等七處置場每席三貫四百權於內藏庫偕見錢二  
十萬貫應副收買候貼納到鹽錢逐旋撥還尋令市易  
務依此收買本務申客人擁并赴務投下文鈔據所買  
計用錢五十九萬三千餘貫省司全闕見錢深慮有妨  
鈔法欲將在京客人所乞中賣文鈔除單合用鈔別無  
收附對勘卻退令於向西州軍官場就近勘合中賣外  
其餘鈔數盡行收買價錢內三分支還見錢餘七分依

沿邊入中鈔價細算合支價錢目給與新引所有合貼  
新鈔候降下指揮從省司牒三班院差使臣一員赴制  
置解鹽司取撥合銷新鈔赴市易務下界契勘書填給  
付客人令於解地請領鹽貨所貴買盡民間舊鈔兼客  
人換得新引請鹽趁時變賣從之其新鈔仍在熙寧十  
年合出鈔額 甲辰河東經略使韓絳言嵐州合河津  
竝無地與夏國接界乞減寨主量畱廂軍五人及廢上  
下津十七鋪又上平關雖當把截津要亦阻黃河之險  
欲上畱監押一員軍士三百人從之 五月庚戌朔監  
兩京抽稅竹木務太子中允程顥改太常丞以知河南

府賈昌衡等言顯通古今行誼修潔改官八年未嘗磨  
勘故也 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命宰臣吳充  
提舉以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爲修史集賢院學士蘇  
頌同修史集賢校理王存黃履林希並爲編修官 癸  
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趙抃知杭州抃知越州時兩  
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什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告  
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  
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戛賤民無餓死者先是淮  
浙饑詔出本界上供米損市價糶以活飢民發運副使  
盧秉言價雖賤貧者終不得米請償糶本盡以其餘賑

卹流民詔可是歲奏計帝問曰如聞滁和民食蝗以濟有之乎秉對曰有之民飢甚死者相枕籍帝慘然曰獨趙抃爲朕言與卿合前此發運司入奏多獻羨餘以希恩秉獨以錢七十萬緡償三司舊負因言發運司但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本無羨餘以進者率正數也乞遂禁絕帝嘉納之 丙寅詔鄭州長史柴袞令流內銓與注遠處主簿或尉袞周世宗之姪元孫受命已十年乞注一官故也 庚午詔侍御史知雜事蔡確知諫院黃履定奪衛州運河及疏濬黃河利害異同理曲不實之人劾罪以聞如合就案驗輟官一員及取旨遣內侍同

往初熊本既受命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使陳知儉共案問諸埽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濬川杷未至閒已增三尺杷至又增一尺且從此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水落實非杷所至本等乃集臨清冠氏縣十五人責狀及據埽上水歷卽南岸以杷試驗雖小有增減寸數翼朝再測已與未濬時無異又訪議者皆以運河之興有費無利且爲官私之患遂以文彥博所陳爲是奏乞廢濬川司時范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杷爲不便臣問本奉使案事

乃詣彥博納拜從彥博飲會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觀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杷而已陛下下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蠶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帝頗惑其言詔以本等奏送都水監及外監丞司子淵遂訟本等以七月中北岸水歷定五月中南岸河流漲落又不皆至河所視其利害及大名府已嘗保明川杷浚二股功利牒轉運司兼本等專取濬濬河司事總四千七百餘紙卽未嘗取索大名府安撫司轉運司事相參照而確亦劾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定奪是非故就委確及履仍卽御史臺置獄



推究 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公事蒲宗閔言本司  
般賣解鹽已蒙改法依舊通商外有茶法事亦相關須  
至更改每年欲起發茶四萬駄赴秦州熙河路依市價  
賣仍認定稅息錢應副博馬糴買糧草并川峽路民間  
食茶許逐場依市價添減收買每貫收息錢一分出賣  
仍沿貫納長引錢鳳州鳳翔永興軍環慶路州軍亦依  
舊爲商地分許客人於川中茶場算請興販知彭州呂  
陶亦言官場買茶虧損園戶有致訶訐及生喧鬧旋詔  
川中茶場免收息三分 丙辰遼主田安次縣有蜂傷  
稼 己巳遼主駐犢山宴羣臣遼主曰先帝用仁先華

噶以賢智也朕有仁傑伊遜不在仁先華噶下歡飲至  
夜乃罷 甲戌太白晝見 遼太子自母后之變憂見  
顏色而耶律伊遜之黨以皇后廢立皆由其謀欣躍相  
慶肆騰謾言誦忠良之士斥逐殆盡護衛太保蕭錫沙  
舊作十辨點善揣摩人意數出入伊遜家見朝臣不附  
三今改者輒撻使去之錫沙得遷殿前副檢點會護衛蕭和克  
舊作忽古今改謀殺伊遜事覺伊遜械繫之考劾不服流於遼  
錫沙謂伊遜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心大王素無相抵  
之助復有誣皇后之怨它日太子立大王置身何地定  
孰計之伊遜曰吾憂此久矣夜召其黨蕭德哩特  
舊作得里

特今改謀所以搆太子者乙亥伊遜使其黨護衛太保耶

律扎喇舊作查刺又等告都部署耶律薩喇舊作撒

密使蕭蘇薩舊作速等謀立太子遜主命案問之無迹

乃出薩喇為始平軍節度使蘇薩為上京畱守鞭護衛

六人百餘各徙於邊丙子遜以西北路招討使遼西

郡王蕭呼哩額舊作余里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官

都部署事呼哩額孝穆之孫僂佞滑稽尚鄭國公主拜

駙馬都尉初與耶律伊遜不協出為寧遠軍節度使自

後呼哩額揣知伊遜意傾心事之伊遜欲引為助故有

是擢丁丑詔使臣換文資試律令大義十道以八通

爲上六通次之四通又次之竝爲合格中書取旨 戊

寅遜詔告謀逆者加重賞耶律伊遜之謀也時有耶律

喏

舊作合  
魯今改

與其弟烏頁

舊作吾  
也今改

皆黨於伊遜時號二

賊

六月己卯朔遜耶律伊遜使其黨牌印郎君蕭額

都溫

舊作訛都  
韓今改

仲父房之耶律托卜嘉

舊作捷  
改夜異

不也今

兩耶律托卜嘉其山季父房者官北院宣徽使忠於太子者也出仲父房者伊遜黨也

上急變曰

昨者耶律扎喇所告薩喇等其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

欲殺伊遜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連坐遜主信

之杖太子幽之別室命伊遜及耶律孝傑耶律仲禧蕭

呼哩額楊遵勛耶律延格

舊作燕  
哥今改

蕭錫沙等鞠治太子

具陳枉狀謂延格曰上惟我一子今爲儲副尚何所求  
公與我爲昆弟行當念無辜達意於上蕭錫沙聞之謂  
延格曰如此奏則大事去矣當易其辭爲款伏延格入  
如錫沙言奏之遼主大怒中外知其冤無敢言者惟北  
院樞密副使蕭惟信廷爭之遼主弗聽伊遜等窮治太  
子之黨逮北院宣徽使耶律托卜嘉漢人行宮都部署  
蕭托卜嘉等下獄不勝榜掠皆誣伏伊遜恐遼主猶有  
所疑引托卜嘉等庭詰之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  
出氣諸人不堪其酷唯求速死伊遜乃入奏曰別無異  
辭遂殺蕭托卜嘉耶律托卜嘉與其弟陳畱及東宮宿

直官遣使殺始平軍節度使耶律薩喇上京畱守蕭蘇  
薩及其諸子執蕭巖壽蕭和克至京殺之時牽連被殺  
者眾盛夏尸不得瘞地爲之臭流耶律孟簡於保州

壬午注輦國遣使朝貢 癸未詔南京鄆兗等州及邢  
州之鉅鹿洺州之雞澤平恩肥鄉縣盜賊竝用重法

丙戌遼廢太子濬爲庶人囚之上京太子將出曰吾何  
罪而至是蕭錫沙叱令登車遣衛士闔其車門而去蕭  
德哩特監送太子時促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  
陵侮至則築堵環囚之西南面招討使吳王蕭罕嘉努

舊作韓家  
奴今改

上書言太子冤不報

丙申知制誥孫洙言

熙寧四年中建言者患制誥過爲溫美以謂磨勘遷官  
非有績效不當專爲訓詞遂著令磨勘皆爲一定之辭  
文臣待制武臣閤門使以上方特命草制其餘悉用四  
句定辭遂至羣臣雖前後遷官各異而同是一辭典誥  
者雖姓名各殊而共用一制一門之內除官者各數人  
文武雖別而并爲一體至於致仕贈官薦舉敘復宗室  
賜名宗婦封邑齋文疏語之類雖名體散殊而格以一  
律歲歲遵用非所以訓百官詔後世也前世典章本朝  
故事未嘗有此陛下天縱神聖言成典謨而典誥之臣  
乃苟簡如此豈稱明詔所以垂立一代制度之意哉伏

望皆令隨事撰述但不得過爲溫美以失事實詔舍人院撰詞少卿監以下奏薦敘封每遇大禮一易恩澤舉人每科場一易封宗室婦女逐時草制文官轉官致仕并選人改京朝官知縣并隨等撰定其後舍人院又請百官封贈嘗任待制觀察使以上其子封贈竝隨事別撰從之 辛丑樞密院言聞邕州欽州峒丁其人頗驍勇但訓練不至激勸無術欲委經略司選舉才武廉幹之人爲都司巡檢等提舉訓練每季分往案閱逐峒歲終具武藝精彊人數首領等第給奉提舉官以武藝精彊五分以上議酬獎仍令五人附近者結一保五保相



附近者結一隊每案閱係隊各相依附至於戰鬪互相  
救助勇怯分爲三等有戰功或武藝出眾爲上等免差  
役人才嫻捷爲中等免科配餘爲下等常日不妨農作  
習學武藝遇提舉官案閱卽聚一邨案試毋得豫集邇  
境有盜賊令首領相關報從之 壬寅三司言鑄大錢  
欲乞且依舊額今後如有添鑄乞除陝西河北河東外  
諸路並鑄小錢又言河北西路轉運司請於邢磁州置  
監鼓鑄折二鐵錢十萬貫今相度欲於永興軍路鑄折  
二鐵錢十萬貫卻於河北西路添鑄大銅錢並從之  
丁未置岷州鐵城堡 戊申遼遣使案五京諸道獄

秋七月辛亥遼賞告謀廢立者護衛太保札喇加鎮國  
大將軍預遼州節度使之選祗候郎君耶律托卜嘉加  
監門衛上將軍牌印郎君蕭額都溫爲始平軍節度使  
額都溫卽蕭托卜嘉之弟也先是蕭托卜嘉尚趙國主  
主公主懿德皇后所生故蕭托卜嘉與太子善耶律伊  
遜嫉之卒及於難額都溫見其兄死遂欲逼尚公主遼  
主許之拜駙馬都尉公主以額都溫黨於伊遜惡之  
遼徙太子餘黨於遼耶律努舊與耶律伊遜有隙亦在  
徙中其妻蕭意辛爲呼圖舊作胡獨今改公主之女遼主以公  
主故欲使意辛與努離昏意辛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

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自  
笄年從努一旦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與禽獸何  
異幸陛下哀憐與努俱行妾雖死無憾遼主從之意辛  
在流所親執役事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舊伊遜追  
憾女子常格舊作常哥今改嘗作詩譏已欲因太子事誣以罪  
案之無迹獲免會其兄耶律迪魯舊作敵魯今改謫鎮州常格  
與之俱時朝臣屏息事伊遜太子之廢揚揚如平時常  
格在謫所恆布衣疏會問曰何自苦如此常格曰皇嗣  
無罪遭廢吾輩豈可美會安寢乎聞者愧之遼北院  
樞密副使蕭罕嘉舊作韓家今改經畫西南邊天池塹立堡砦

止疆界刻石而還壬子擢漢人行宮都部署

攷異本紀作蕭罕嘉

勞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則與吳王蕭罕嘉勞同名也列傳作蕭罕嘉無勞字疑本紀有衍字也今從列傳

癸丑潁州團練推官邵雍卒雍受易於李之才撲磧索

隱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富弼司馬光呂公

著在雍雅敬雍爲市園宅雍名其居曰安樂窩以薦授

將作主簿後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及受命竟稱疾

不之官程頤嘗與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

之學也 甲寅禱雨 詔今後廣南西路係惡弱水土

州郡合差依官處如額外祇候人願往者聽 乙卯帝

謂輔臣曰元昊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

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常自謂爲諸羌所立不得辭請於朝廷不得已而反西師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諫官吳育謂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以爲不然卒困中原而使加歲賜封冊爲夏國主良可惜哉 丁巳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沈括爲集賢院學士知宣州先是侍御史知雜事蔡確言括以白劄子詣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令輕役依舊輪差括爲侍從近臣旣見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明上章疏而但於執政處陰獻其說兼括累奉使察訪職在措置役法是

時但欲裁減下戶錢未嘗言復差徭今非其職而遽請  
變法前後反覆不同朝廷新政規畫巨細括莫不預其  
於役法講之固孰如輕役之不用差法括前日不以爲  
非而今日不以爲是者其意固不難曉蓋自王安石罷  
相括恐大臣於法令有所改易故潛納此說以窺伺其  
意爲附納之資爾且括自主計以來一無所補其馭下  
則取悅而已其事上則觀望而已中外之所共傳聖明  
之所盡照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欲變更役法一事尤爲  
顯著竊聞中書亦嘗以此劄子進呈下司農寺相度天  
慈兼容旣不加詰而臣以彈邪繩姦爲職安敢避默伏

望陛下推括之情特行罷黜詔劄與括知括卽上疏待  
罪有詔令括就職確又言括謂役法可變何不言之於  
檢正察訪之日而言之非職事之時不言之於陛下而  
陰言之於執事括之意豈在朝廷法度但欲依附大臣  
巧爲身謀而已伏望陛下斷在不疑正括之罪故有是

命致呈李憲云沈括自誌云公嘗請事於相府是時正  
肅吳公充當政問翁免役之役今民之詆訾者今未  
衰也是果於民何如翁應之曰以爲不侵者無過士大  
夫與邑居之民習於復除者驟使之如邦人其詆訾無  
足卹也惟徵戶素無力徭今使之歲出金此所當念也  
括嘗奏議兩浙歲入可減五萬緡而弛徵戶二十八萬  
餘家使天下悉如此徵戶盡除其輸雖小徭不足爲病  
也公以爲然而表行之御史乃詆翁始但議減課今乃  
陰易其說使悉除之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翁坐謫集  
賢學士知宣州事御史蓋未嘗思以一路言之爲減者

以戶言之蓋除也今附見

詔諸路歲上知縣縣令攷課優等治狀委主判官審校取最優者上簿司農寺主簿及提舉常平官有闕選最優者充卽治狀尤異或資任已高須別加升擢者以聞 辛酉羣臣五上尊號曰奉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 辛未太常丞集賢校理知湖州鞠真卿爲太常博士直祕閣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真卿自改官至登朝三十年非特恩未嘗陳請磨勘故也 帝御資政殿監修國史吳克率修國史宋敏求編修官王存黃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紀草進呈帝服鞞袍內侍進案敏求進讀帝立聽顧問終篇



始坐 乙亥貶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郭達爲左衛

將軍西京安置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趙鼎爲左正

言直龍圖閣依舊知桂州以御史知雜蔡確言遠經制

南安移疾先還鼎措置糧草乖方及不卽平賊也攷異

祿爲趙鼎墓誌云初議南征上憂糧運鼎奏兵食當相

糧草至湖南開調發之敘轉運判官唐義問曰軍期不

敢緩當一運而足安撫使曾布曰人何以堪請爲二番

以舒民力義問曰安撫建此欲謀就戮耳鼎問廣西糧

至幾何曰九十萬斛役夫幾何曰二百七十萬鼎計見

糧足以辦兵食鼎用羨糧以病民謂義問曰役可省矣

有知不給僕自任此因奏罷之湖南民得休生歲上之

德而感焉不忘旣擢置海運燕達等平廣源護糧萬斛

并州之民獻禾供十日糧且負其餘以歸師還太平廉

州積錢穀甚夥藤梧羨糧二十餘萬李燾云鼎方以搭

置糧草平方被責八月一日又責李平一蔡確周沃等

皆緣漕運不辦貶降不知  
百祿何故云爾今不取

是月河復溢衛州王拱辰

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邨乙丑遂大決於澶州  
曹邨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  
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  
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  
修閉 詔太常禮院續修禮閣新編 遼主如秋山謁  
慶陵 八月丙戌詔監察御史裏行黃廉爲京東路體  
量安撫廉嘗言都檢正俞充結中人微幸富貴不宜使  
佐具瞻之地并言王中正任使太重恐爲後憂又面論  
之甚切帝曰人才益無類顧駕馭之何如耳廉對曰雖

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馭故四凶在朝不廢時雍彼  
皆才器桀然過人任使稱意爲後世慮故放殛之耳帝  
曰且置此事河決曹邨京東尤被其害今以累卿廉旣  
受命前後條舉百餘事大略疏張澤灤至濱州以紓齊  
鄆而濟單曹濮淄齊之閒積潦皆歸其壑郡守縣令能  
救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卽其功發倉廩府庫以賑不  
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  
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給之皆使有粟所灌縣郡調  
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算使吏爲之道地止者賦居  
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故假官地而勸之耕恐其

殺牛而會之故質私牛而與之錢棄男女於道者收養之丁壯而飢者募役之卒事所活飢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會又二萬七千人 戊子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安石再上表請以本官充集禧觀使詔不允仍遣安石弟權發遣度支判官安上齋詔往賜之

己丑遣蘇頌等賀遼生辰頌至遼

改選宋史言蘇頌賀遼主生辰在八

月不載日今從長編作己丑

遇冬至其國歷後宋歷一日北人問孰

爲是頌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逾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歷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帝嘉曰朕嘗思之此

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晉漢武帝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宗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於有司由是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帝以爲然 庚寅遜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罕嘉以從獵墜馬卒 辛丑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言三司近歲以來財貨匱乏爲甚計月支給猶懼不足以承平百餘年當陛下緝熙庶政之日國用如此可不深慮夫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況

無兼月之備乎此則有司失職因循苟且之罪也唯深  
思邦計之重詔股肱大臣謀所以理財經久之術詔三  
司使副同講求理財經久之術具利害條畫以聞其後  
三司言在京官司應支用係省錢物竝令關由三司發  
運轉運提舉鑄錢鹽事等司及州縣於三司所統者違  
慢不職許行勘劾事理重者奏乞先行衝替若職事修  
辦乞行獎擢諸路上供不足或年計不備許選官體量  
或因朝廷差官出入許就委點檢錢穀公事竝從之  
遼主復謁慶陵 是月河決鄭州滎澤埽 九月庚戌  
贈潁州團練推官邵雍祕書省著作郎賜粟帛以知河

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於鄉里乞贈卹也宰相吳充

請於帝賜諡康節雍初與常秩同召雍竟辭不起士大

夫高之

攷異雍子伯溫記雍卒後十年韓絳知河南府爲雍請諡諡議則歐陽棐所作與宋史本傳不

同今從長編

乙卯詔諸官司承準傳宣內降與奏請及面

得旨事無條式者中中書樞密院覆奏例不應申而輒

申者準直批聖旨敕科罪諸房失檢勘受而施行者亦

如之上殿進呈文書竝批送中書樞密院不得直批聖

旨送諸處違者承受官司繳連以聞卽非理干求恩澤

及乞原減罪犯者中書樞密院劾之 癸亥以屯田郎

中侍御史周尹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先是尹上言成都

府路置場椎買諸州茶盡以入官最爲公私之害初李  
杞倡行敝法奪民利未甚多故爲患稍淺及劉佐臈代  
其任增息錢至倍無它方術惟割剝於下而人不聊生  
矣大抵在蜀則園戶所苦厭其斤兩支錢侵其價直在  
熙秦州則官價太高而民閒犯法不可禁止又般運不  
速糜費步乘推積日久風雨損爛棄置道左同於糞壤  
兼所至不通客旅惟資無賴小民結連羣黨持伏私販  
虧失征稅茶司認虛額又侵盜相繼刑罰日滋致數千  
里之害可爲深慮臣頃在京師傳聞其事旣未詳盡安  
敢輕議今受命入蜀所至體問乃知買茶爲害甚鉅有



知彭州呂陶知蜀州吳師孟等論奏可以參驗往者杞  
佐繼陳詩法卽信用其言曾不略加參攷今議者條其  
利蠹悉皆明白未卽采聽何勇於興利而怯於除害乎  
願敕有司速究榷茶之弊俯徇眾論寬西南之慮又曰  
竊詳朝廷之意未欲遽罷茶禁者必以熙河路買馬年  
計茶最爲急耳但通商之後舊來諸路茶稅年額錢總  
二十九萬餘緡先已復故卽可委諸路轉運司一面管  
認赴熙河路外有見今官茶所柱州縣堆積極多足支  
數年買馬自今商旅販秦州熙河路茶必能有儲臣體  
問廢罷改革事皆商旅所願望速下本路逐處相究臣

之所陳有實卽乞罷榷茶之法許通商買賣以安遠方  
尹還未至都而有是命 遼玉田縣貢嘉禾 乙丑詔  
改名汴河上流水門曰宣澤舊汴河下流水門南曰上  
善北曰通津上流水門南北皆曰大通故改今名五丈  
河下流水門曰善利而上流水門舊無名賜名曰永順  
戊辰涇原路經略司言德順軍捕獲西界禹臧花麻  
使來賣馬蕃部撒蟬等十四人詔經略司估直給錢安  
慰遣之或言撒蟬等非賣馬實爲閒也蔡延慶曰彼疑  
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也卒遣之 壬申遼修乾陵廟  
詔近范子淵奏用杷濬榮澤埽河北岸灘背解南岸

急危圖狀可竝付定奪所照會帝既令蔡確等定奪熊本及子淵是非又令馮宗道監視子淵用杷濬汴宗道測量汴流有淤於舊者有爲泥沙所淤更淺於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日具實以聞帝意稍寤治獄微緩會榮澤河隄將潰詔判都水監俞充往治之充奏河欲決賴用濬川杷疏導得完子淵因圖狀自明於是治獄益急矣 癸酉立義倉 甲戌濮國公宗樸兼侍中進封濮陽郡王 權發遣河北西路提點刑獄丁執禮言今之縣邑往往故城尚存然摧圯斷缺不足爲固乞擇今之明者使勸誘城內中上戶出夫

以助工役以漸治之詔諸路轉運司委知州知縣檢視  
計度合修城壁功料於豐歲勸誘五路除緣邊外擇居  
民蘇庶及當衝要縣諸路卽先自大郡修完初執禮自  
館閣校勘出爲提刑帝宣諭曰卿職刑獄盜賊然盜賊  
最急宜用心督捕 冬十月戊寅朔濮陽郡王宗樸薨  
封定王謚僖穆 庚辰侍讀鄧潤甫陳襄邇英閣進讀  
因言司馬遷載秦漢以來君臣事迹有不可陳於君父  
之前者如呂不韋傳之類是也帝曰類此者皆闕之勿  
讀侍講沈季長黃履奏講詩畢請講何經帝曰先王禮  
樂法度莫詳於周宜講周禮 辛卯果莊棟戢遣人入

貢聽寓止同文館 癸巳昭化軍節度使宗誼封濮國  
公詔濮王子以次襲封奉祀 乙未知河陽翰林侍讀  
學士呂公著提舉中太一宮公著至京師時將祀南郊  
特詔閣門以散齋日對延和殿勞問周至且曰不見卿  
七八年殊覺卿老也公著回奏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  
任升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己以待天下  
之士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然世固未嘗乏賢而人  
才亦不可多得今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能盡當  
誠參攷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  
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

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終就閒外者尚多恐其閒亦有才實忠厚欲爲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宏初舉於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爲第一不數年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咎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容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攷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聖明之世無滯才之歎不勝幸甚自熙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者皆譴逐不復收用故公著首言之戊戌太子太師張昇卒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

康節 庚子永國公俊卒年五歲帝悲甚廢朝五日又不視事三日封亮王謚哀獻太常禮院言準禮爲無服之殤詔特舉哀成服 辛丑遼主駐蕩絲淀 乙巳復永靜軍阜城鎮爲縣 十一月庚午以西蕃邈川首領棟戢都首領青空結果莊爲廓州刺史阿令骨爲松州刺史 甲戌祀天地於圜丘 遼蕭錫沙遷北院樞密副使復爲耶律伊遜陳陰害太子之計伊遜從之先是蕭達和克舊作達魯 古今改以姦險附於伊遜遂見獎援稍遷至旂鼓蘇拉詳袞舊作拽刺 詳穩 今改伊遜欲害太子以達和克凶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薩巴舊作撒 把 今改詣上京同畱守

蕭達德

舊作捷  
得今改

夜引力士至囚室給以有赦召太子殺

之達德以病歿聞太子死時年二十遼主哀之命有司

葬龍門山欲召其妃還伊遜復遣人殺之太子之子延

禧及女延壽俱養於蕭懷忠家伊遜之黨互相慶賀聚

飲數日

耶律伊遜數薦引其黨耶律哈魯擢至北院

大王未幾其弟烏頁亦至南院大王然其黨又互相猜

忌蕭額都溫既尚趙國公主後與伊遜議不合伊遜銜

之旋以車服僭擬人主被誅額都溫臨刑語人曰前誣

告耶律薩喇事皆伊遜教我伊遜恐事彰殺我以滅口

耳遼以蕭達和克爲國舅詳袞耶律伊遜引之也達



和克恐殺太子事泄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卽欲自殺然  
遜主昏闇不省卒得無恙前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家居與諸生講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  
法其家昏喪嫁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世稱橫  
渠先生十二月丁丑朔占城國獻馴象壬午詔改  
明年爲元豐詳定一司敕所以刑部敕來上其朝旨  
自中書頒降者皆曰敕自樞密院者皆曰宣凡九門共  
六十三條從之甲申手詔比楊琬高靖檢河道回具  
所見條上可召審問參質利害庶被災之民不致枉有  
勞役初河決曹邨命官塞之而故道已堙高仰水不得

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發河入堦固護舊河七十里  
九十步又自張邨埽直東築隄至龐家莊古隄袤五十  
里二百步計用兵三百餘萬物料三十餘萬而琬等以  
爲口塞水流則河道自成不必開築以糜工役帝重其  
事故令審問仍詔侍御史知雜事蔡確同相視以聞旣  
而以確母病改命樞密都承旨韓縝後縝言漲水衝刷  
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隄及於河身  
剗立生隄枉費功力欲止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經久  
從之 丁亥封皇子傭爲均國公 詔經制熙河路邊  
防財用司條上利害事內有可行者宜先行下庶於田

事未興可及時經畫以助邊費時以熙河用度不足仰  
度支供億於是命入內都知李憲領經制財用司中書  
具憲所條上可施行者凡十四事如所奏行之 癸巳  
韓縝等上與遼人往復公移及相見語錄並地圖詔縝  
同呂大忠以耶律榮等齋來文字館伴所語錄及劉忱  
等案視疆場與北人論議及朝廷前後指揮分門編錄  
以聞 甲午知諫院黃履言近因陪侍郊祭竊觀禮樂  
之用以今準古有未合者伏望命有司並羣祀攷正其  
大略而歸之情文相稱詔履與禮院官講求以聞 辛  
丑詔以諸路禁軍闕額數多遣大使臣七員於開封府

界京東西陝西荆湖路與長吏及當職官招簡填補

甲辰詔鑄錢司竝以元豐通寶爲文 遼以北面宰相

遼西郡王蕭呼哩額知北院樞密使事以左伊勒希巴

耶律延格爲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伊遜薦之也 初

遼主從耶律伊遜之言納蕭后居二年未有子后有妹

嫁伊遜之子舒嘉舊作緩也今改后言於遼主稱其宜子遂離

昏納於宮中蕭呼哩勒卽以女姪妻舒嘉恃勢橫肆至

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 遼預行正旦禮 是歲遼南

京大有年攷異遼以是年置閏十二月宋以明年閏正月今從宋紀然遼所行歲末之事自在太康

三年今仍書於是年之末

續資治通鑑

卷七十二

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